



西方文学的人文印象

XI FANG WEN HUA DE REN WEN YIN XIANG

雷体沛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西方文学的人文印象

雷体沛 著

廣東省出版集團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文学的人文印象 / 雷体沛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4 (2008. 10 再版重印)

ISBN 978 - 7 - 218 - 04171 - 1

I. 西… II. 雷… III. 文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07720 号

责任编辑	余小华
封面设计	张红婴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6
插 页	1
字 数	410 千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2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1 - 7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218 - 04171 - 1
定 价	45.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 - 83795749)联系调换。

出版社网址: <http://www.gdpph.com> 电子邮箱: sales@gdpph.com

图书营销中心: 020 - 37579604 37579695

目 录

导论 寻求与拯救:西方文学的人文内涵 1
上编 人的外部寻找
第一章 神的世界: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 9
一、美丽的家园、美丽的童年 9
(一)古希腊文学 10
(二)古罗马文学 13
二、混沌生命的第一缕阳光:古希腊神话 16
三、生存的勇气和智慧:《荷马史诗》 19
四、人的不幸及其抗争:古希腊悲剧 23
第二章 来自天国的声音:中世纪文学 27
一、漫漫长夜中的星光 28
(一)上帝的颂歌:教会文学 28
(二)拯救民族的英雄:英雄史诗 28
(三)浪漫爱情与冒险精神:骑士文学 29
(四)弱者面对强者的机智:城市文学 31
二、人的第一次深刻寻求:但丁与《神曲》 32
(一)逆境中的动力 32
(二)人类的获救之路:《神曲》 33
第三章 新时代的曙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 38
一、对性爱和情爱的寻找:《十日谈》 39
二、对知识和智慧的寻找:《巨人传》 42

三、行为的荒唐与精神的崇高:《堂吉诃德》 44

四、人性的思索者:莎士比亚 48

(一)人文主义的政治理想:历史剧 49

(二)爱的力量:喜剧 51

(三)善的毁灭:悲剧 52

(四)为人性之恶而焦虑:《哈姆雷特》 57

第四章 理性精神的建立:古典主义文学与启蒙文学 61

一、对抗下的情绪写照:清教徒文学 62

(一)为自由而战:弥尔顿 62

(二)寻找解放的道路:班扬 64

二、对抗中的妥协:古典主义文学 64

(一)保护伞遮盖下的规范: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64

(二)笑声中夸张的恶习和丑行:莫里哀的喜剧 65

三、对抗中壮大的力量:启蒙文学 69

(一)第一道亮丽的彩虹:英国的启蒙文学 70

(二)用文学阐述思想:法国的启蒙文学 75

(三)精神领域的理想王国:德国的启蒙文学 81

四、人类精神的探索者:歌德与《浮士德》 86

(一)爱情体验下的情感风暴:《少年维特之烦恼》 87

(二)将人类的苦乐堆积于胸口:《浮士德》 90

第五章 寻找失落的自由:浪漫主义文学 100

一、人的解放的呼唤:浪漫主义文学的发展 100

(一)悲观与神秘的展示: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101

(二)自然与心灵的交融:英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105

(三)鲜明的政治色彩: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113

(四)民主与自由的颂歌:俄国及东欧的浪漫主义文学 122

(五)民族文化独立成长中的文学:美国的浪漫主义文学 122

二、为自由献身的英雄:拜伦 128

(一)自卑与自尊、自信与自傲交织下的浪漫精神 128

(二)一夜成名的作品:《恰尔德·哈罗德游记》 132

三、树起人道主义的大旗:雨果 134

(一)立志成为文坛泰斗 134



(二)对健全人性的渴望:《巴黎圣母院》 136

(三)爱的呼唤:《悲惨世界》 140

四、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 144

(一)叛逆的性格与自由精神 144

(二)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多余者”:《叶甫盖尼·奥涅金》 145

第六章 人性物化的揭示:现实主义文学主潮 148

一、金钱时代人类心灵的全景图:现实主义文学概况 149

(一)躁动的激情: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 149

(二)风雅与机智的理性: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 162

(三)担当民族的苦难: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 176

(四)自由、轻松与乐观的情绪: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 187

(五)不甘示弱的北欧现实主义文学 196

二、爱的激情与政治激情:司汤达 201

(一)人类心灵的观察者 202

(二)奋斗与抗争:《红与黑》 203

三、揭露金钱面前的丑恶人性:巴尔扎克 209

(一)债务成为丰富的财富 210

(二)金钱与贪欲的史诗:《人间喜剧》 211

(三)金钱轴心的社会风貌:《高老头》 215

四、“穷人的诗人”:狄更斯 218

(一)用善良与爱消除罪恶 219

(二)暴力与仁爱:《双城记》 221

五、人类灵魂的伟大拷问者:陀思妥耶夫斯基 223

(一)人类心灵的苦难史 224

(二)孤独的灵魂风暴:《罪与罚》 228

六、我们永远真挚的朋友:托尔斯泰 231

(一)俄罗斯的史诗:《战争与和平》 232

(二)触动社会神经的爱情:《安娜·卡列尼娜》 234

第七章 世纪末的分化:其他流派的文学 238

一、人的科学性和生物性:自然主义文学与左拉 238

二、为艺术而艺术:唯美主义文学与王尔德 241

三、伸向神秘世界的触角:象征主义与波德莱尔 243

- (一)在丑恶中寻找美:《恶之华》 244
 (二)象征主义“三剑客”:魏尔伦、兰博、马拉美 247

下编 人的内部寻找

第八章 多层次展开的精神世界: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 251

一、传统与现代的交融: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252

- (一)历史与现实的反思:法国的现实主义文学 252
 (二)文明下的人性揭示: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 256
 (三)大师辈出的时代:德语国家的现实主义文学 263
 (四)异彩纷呈的美国现实主义文学 270
 (五)乐观向上的精神:俄(苏)现实主义文学 277

二、灵肉统一的人性之美:劳伦斯 285

- (一)畸形的母子之恋:《儿子与情人》 286
 (二)工业文明窒息下的自然人性:《查泰莱夫人的情人》 287

三、生存重压下的优雅风度:海明威 289

- (一)战争阴影下的迷惘 291
 (二)困难和厄运中的抗争 292
 (三)可以被消灭,不可以被打败:《老人与海》 294

第九章 精神荒原上的灵魂呼救:现代主义文学 296

一、从否定传统与反抗现实开始 297

- (一)扫荡传统文化的未来主义 297
 (二)追求绝对真实的超现实主义 299

二、走进最高真实的世界:后期象征主义文学 302

- (一)复杂中的多样性:追求各异的象征主义诗人 303
 (二)精神荒原上的拯救:艾略特 309

三、内心外化的主观现实:表现主义文学 315

- (一)舞台上的激情:表现主义戏剧 315

- (二)存在的荒诞与灵魂的危机:卡夫卡 319

四、打开心理的深层世界:意识流小说 324

- (一)各具特色的意识流作家 325

- (二)现代人的意识的探险者:乔伊斯 331



五、走进哲学的文学:存在主义文学 338

(一)走出逆境的强者哲学:萨特 339

(二)荒诞世界中的荒诞人生:加缪 343

第十章 走向生活的平面:后现代主义文学 349**一、无望的人生:荒诞派戏剧 350**

(一)轻松幽默的荒诞:尤奈斯库 351

(二)人生是一种等待:贝克特及《等待戈多》 354

二、复制生活的文学:新小说派 357

(一)迥然有别的探索与实验 358

(二)“物本主义”:罗伯—格里耶 364

三、无奈的苦笑:黑色幽默小说 367

(一)无法挣脱的圈套:海勒与《第22条军规》 369

(二)对荒诞本身的荒诞性的嘲弄:巴思 372

(三)战争中的疯狂世界:冯纳格特与《五号屠场》 372

(四)战争与性:品钦与《万有引力之虹》 375

四、神话与现实的交融: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与拉美新小说 376

(一)制造“文学爆炸”的作家们 378

(二)面对民族的苦难与孤独:马尔克斯 383

五、以生存的刺激挑战现实:“垮掉的一代” 390

(一)偏执的作家克鲁亚克 390

(二)痛苦“嚎叫”的诗人金斯堡 391

六、精神流亡中的心灵故国:流派之外的独特探索 393

(一)人生旅途的迷惘与人类生存的焦虑:纳博科夫 393

(二)对存在的诗意的发向:米兰·昆德拉 399

主要参考文献 409

导论 寻求与拯救： 西方文学的人文内涵

人是为了寻求自己的完美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否则就是动物。面对强大而又无限的自然，人确实太渺小、太无能、太有限，一句话，太不完美。于是人开始了寻找——向着完美，也向着无尽的将来。可是寻求的道路又是如此漫长，对有限的个体来说，就更是难以实现了，于是只好停止寻求的脚步，或沉沦于现实的欲望享乐，或在失望甚至绝望中麻木不仁，或干脆走向寻求的反面，退回到动物状态，或在欲望的推动下，走向丑恶……这时，人的自我拯救开始了，因为人的这种沉落就是人的自我毁灭。人不得不永远存在，而存在的唯一目的和意义就是走向完美。因此，拯救也是寻求。

文学和艺术就承担了人的寻求与拯救的伟大历史重任，寻求与拯救是文学和艺术的深刻内涵，也是它的全部内容。对于西方文学来说，这种历史重任已经成为一种自觉的追求和探索。

西方文学的伟大寻求，是从古希腊文学开始的。处于人类童年时期的古希腊人，由于处于能力与智慧低下的有限阶段，只能被动地受制于强大的自然和不可抗拒的命运。但他们没有屈服，却勇敢地走上了寻求摆脱困境的道路。古希腊神话，就是他们英勇抗争的精神产物——那些无所不能的超自然的神，不正是古希腊人所寻找到的完美的自己么？在神的形象里，古希腊人生命中所有的不足和缺陷都得到了克服，人超越了自己，走向了他们的理想。与世界上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古希腊神的形象往往都是世俗



化的人的形态，神祇们除了本身的神性外，还具有人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是人性与神性的合一，这正好说明古希腊人在自我意识中对自身不足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化作对自身终将完美的自信。因此，人之神性的塑造正是对自己完美的企盼，是此岸的人迈向彼岸的完美的人的自信，是人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的生命奋进。神性与人性的统一，从人类发展的意义看，应是人的终极目的，西方文学从人类的早期开始，就抓住了人的这一审美维度，显示了它对人类寻找自身的完美和寻找自由与理想的关怀。

人虽然从自然中脱离而出，但自然作为永恒的整体，人对自然的依赖永远存在。这种依赖便逐渐变成了对待自然的一种现实的眼光——认清和把握自然，从广袤的大地上开辟出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于是人开始走出混沌和虚妄，步入了自己的理性时代。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化就是西方社会步入理性时代的起点，因为基督教文化是从古希伯来民族的神话—宗教观念中演变而来的，故还带着鲜明的神话意识——上帝也是人在自我寻求中所创造的自身完美的形象，它还属于神话阶段。但随着西方人用上帝观来取代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的时候，西方人的眼中便出现了两个世界：此岸的现实世界和彼岸的极乐世界。在人类最初的这种理性眼光中，人的不完美是由于人的先天罪恶导致人失去了乐园（即完美）的恶果，人第一次认识到了人先天的不足，也就是人性中恶的一面将人推向了困境，于是人类在寻求中开始了最初的拯救。中世纪的基督教文学就是这种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它在人的寻求中把眼光放在了自己身上，首先从克服和消除导致人走向不完美的人性因素开始，从而使人重返乐园。这个乐园，其实质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状态，也就是人的完美和人的理想。对人的“罪恶”的揭示，人对尘世的厌弃，人的自我救赎及对来世的向往等等就成了中世纪基督教文学的主要内容。人的这种理性把握使西方文学从此进入到了对人的终极关切和追寻中。中世纪以来的全部西方文学，几乎都是对人的这种本质、处境与归宿的追求、沉思、希冀或叹息，从而展示出西方文化在灵魂的反省、善恶的撕扯、命运的抗争中无可解脱等方面探索的特性。基督教文化对文学的渗入，使西方文学在人生的矛盾、人性的复杂、人世的荒诞和人的命运的无常这一人的自我追求道路上显得更为深刻，从而展现出一个全新的文学精神世界。但丁就是这种深刻寻求中的第一个诗人，他从人类的忧患意识出发，去探索人的命运和前途，他的寻



求是深刻的，作为一个诗人，他是伟大的。

然而基督教文化及其文学对人现实性的忽视，即对人性中作为“罪恶”一面的人的感性欲望的克制与扼杀，使人走向了无根的虚无，人的存在的现实性被抹去，人之为人的根本已不复存在，人的自我寻求被片面化。而真正的人的完美形态，则应该是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人性与神性的统一。基督教文化中的所谓“罪恶”之源的人性，即使按照基督教文化本身来理解，它也是随着人的出现而出现的，即它已深深地与人的生命连在了一起——人与“罪恶”同在。上帝虽然为此愤怒，但上帝也仅仅是将人赶出了伊甸园，作为无所不能的上帝并未将这一“罪恶”从人的身上清除。看来，基督教文化中人的“罪恶”也有它存在的合理性。于是，人性在被压抑了近千年之后，终于在文艺复兴时期得到了一次大爆发。

文艺复兴是西方近代文化的开始。人的寻求从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又重新回到了人的此岸世界，被宗教神学所禁锢的人性得到了彻底的释放。这正是人文主义者们所提倡的。他们强调个性的自由解放，追求个人的自由发展，即在自己身上重新找回被深深掩埋的东西，这就是那个时期人们所希望的人的理想。人的觉醒与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释放，西方社会也因此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开始了崭新的时代。作为文艺复兴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人文主义文学，也以崭新的姿态和形象展现着人性冲破宗教禁锢后的自由畅快，为人的自由精神的舒展、自然欲望的宣泄提供了天地。然而，人文主义的最初萌芽，是在宗教信仰与神学教条的重重樊篱下，浑身带着沉重的镣铐而艰难地挺立起来的，加之基督教文化在人的道德理性方面寻求的不可忽视性，以及对仁爱、忍让、宽恕等博爱的美好人性的提倡，就使人文主义文学不可避免地带有两种文化在冲突中的互补与融合。一方面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使人们充分肯定现世的利益和欲望，另一方面他们又感到唯有对美好情感和理想的希冀才能安慰脆弱的人生。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巨人传》及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对前者的颂扬，而莎士比亚的悲剧则又是对后者的困惑。与张扬人的个性为目的的人文主义作家们不同的是，莎士比亚深入到了人的更深层领域——心灵世界，面对情感与理性、原欲与道德、个体与群体，苦苦思索着现实与未来、命运与归宿的问题。他的探索，在浓郁的人文主义理想中，浸透着基督教文

化的博爱思想和忏悔意识。人的精神的这种两重性，后来成为整个西方文学在不断认识自己和人的寻求道路上的核心。

文艺复兴运动所倡导的个性张扬同时也带来了人的欲望恶性膨胀这一负面影响，人从寻求完美的道路上沉落，走向了反面。为制约人的情感欲望，使人的自由天性在一个新的层面里得到伸展，并把人重新带向寻求之路，17、18世纪的理性调整时代，便突出强调人的理性精神，即将作为人的思维能力和理智的理性放在自然法则的高度，使人性进入理性原则的轨道，同时也使人性在避免恶性膨胀中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古典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便在理性精神的笼罩下承担起了人类寻求的职责，而理性精神下人的自由，就是这一时期的文学精神。

理性时代对人的思维能力和智慧的强调，也使人在宇宙中的至尊地位得到确立，人同时也获得了意想不到的优越性。人的理性面对的是人所赖以存在的自然，人必须开创出更适应自己生存的美好空间，这也是人寻求的根源。所谓人的完美，也就是人的最佳生存状态和最佳生存方式。理性中人的智慧弘扬的结果带来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促进了满足人各方面需求的物质的高度文明，这极大地助长和刺激了人的乐观情绪。人们以为，理性可以引导人去实现对外部世界的精确认识，并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甚至还可以改造人自己直至人性的完善。谁能想到，当理性带着辉煌的科学成就成为世界绝对主宰的时候，也带来了人在物的面前的被动性——人性被压抑和扭曲，人性走向了堕落。人的自由本质被异化为物。在启蒙时代的卢梭就清醒地看到了工具理性所带来的危害，“返自然”——他发出的拯救文明重压下的自然人性的第一声呼喊，便发展成为一场汹涌澎湃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浪漫主义的作家们强调人的自由天性和自由情感，反对工具理性和物质文明对正常人性的摧残，他们致力于物质文明重压下人性的拯救，又将人的自然天性还给人，使人在精神的自由舒畅中获得完美的人性。

然而，理性的全方位激发及其所带来的科技飞速发展，并不因为文学的呼救而停止自己的行为，相反，它还用鼓囊囊的钱袋收买了包括人的心灵在内的整个社会，人性在金钱的包围中发生变异，被彻底物化。人沉沦于物质，沉沦于现实，忘却了自己的精神本质，人类在寻求自身完美与自由的道路上的努力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能使人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这



种物化境地，以激发起重新向未来奋进的信心和勇气？肩负着人类寻求的伟大使命的文学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职责，它勇敢地承担起了拯救人性和社会道德的重任。这就是19世纪以揭示和批判人性丑恶为目的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现实主义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所面对的都是同样的人性异化问题，但浪漫主义却避开人的现实性，在空想和抽象的谴责中将寻求的目光转向自然，在自然中寻找完美的人性。而现实主义则从拯救出发，将批判的锋芒直接指向黑暗的现实，暴露金钱魔力下的人性堕落及种种丑恶现象。对丑恶的批判，其意图是让人们认识到丑恶的丑恶性，从而避免自己再次步入丑恶。这就是批判现实主义拯救的目的和意义。

二

当人以现实的眼光来对待自然，而不是用神话的虚妄方式来控制和主宰自然时，人类的理性时代开始了。人的理性生成与扩展是在人与自然在不可分离的分离条件下产生的结果，它根源于人在自然中求得生存的愿望与活动。人与自然在理性中的分离，就出现了另一个世界：人类社会。社会是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活动领域。在理性时代，价值理性把人带向自然的亲近状态，工具理性则从人自身的需要出发，向自然伸出手来。但自然终究是人不可脱离和赖以存在的依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始终未改变这种看法。

我们可以把西方文学中所有具有理性精神和理性规范的文学称作传统文学，因为它的特征就是模仿再现，即对自然和现实的模仿再现。模仿再现本身就说明了对对象的依赖性。理性毕竟是人的理性面对自然，这就使西方传统文学呈现出以人为中心的和谐有序的自然总体性。理性是由于人在混沌的自然生存状态下渴望明晰的意识和意志的体现，文学中的和谐有序的总体性就体现了人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愿望所把握到的自然的和谐整一性。传统文学在模仿再现中总是使人保持着理性的清醒，作品中的人物也大多都符合道德理性的普遍规范；凡是背离伦理和理性规范的行为，无疑被理性时代的人们认为是丑陋或退化的生命现象，因为它不符合人在自然中和谐有序的整一性原则，否定这种非伦理非理性的行为，就成了西方传统文学的一大内容。从艺术的结构形式方面看，传统文学也具有理性眼光

中的外部自然现实的整体性，就是说，它是一个完整世界的艺术体现。实际上这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亲近的情绪表露。

可是好景不长，人与自然的这种亲近关系却被迅速涌来的现代工业文明冲得七零八落。当人被工业文明时代的物质所控制，人的意志便成为欲望的工具。物在人与自然之间竖起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这无疑导致了生命的不安。在理性时代，人带着自己与自然的亲近情感在自然中寻求和谐，即寻求自身完美中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最佳生存方式，但是在现代工业物质文明下的人却突然失去了方向感，进入了自我混乱。于是，痛苦、焦虑、沉郁、悲愤、苦恼、寂寞、孤独、哀愁等等情绪将人推出了理性的轨道，人成为流浪漂泊的无家可归者。人陷进了精神危机，在精神混乱的纠缠中沉沦。

人自从自然中走出来，就开始了自身完美的寻求，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的寻求历程。理性正是人在寻求中所找到的一条有效的寻求途径，谁知却给人带来了相反的结果，把人推向了混乱的存在状态。于是，人开始反思，追问为什么会有如此的原因。追问本身就是对生命存在的发问，发问就是哲学思考。于是，在西方现代形形色色的文化思潮影响下，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也加入了发问的行列，从而也使文学涂上了哲学的色彩。

西方现代主义文学都可以称作哲学化的文学。象征主义文学、表现主义文学、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等现代流派的文学，都从各自的角度展开探索，为人类寻找着新的出路。与现实主义及传统文学不同的是，现代主义的作家们再也不愿把这个无可改变的世界身上，他们对社会生活往往视而不见，一个心眼钻进了人的内心世界，孜孜不倦地在那里发掘和探索，他们本身也都是一些在精神上失去了根基、找不到生存归宿感的精神流亡者，在他们的身上，有着更为深刻的生存危机。

西方文学在人的寻求的历史发展中，从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到离开自然退向现实世界，到现代主义文学，便彻底地退到了人的内心世界，自然已远离人而去。这个逐步退缩的过程，说明人已经陷进了生存的危机，和谐已再也无法找到，因为人的完美只能是在自然中的和谐完美。人从此进入了绝望的时代。

现代西方文学中的哲学化倾向，使其在艺术形象上显示出了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特征，外在的感性形式失去了自身的完整性，没有和谐感和



秩序感。各个部分除了作为表达的抽象观念和哲学意义外，再也没有自身的意义。传统文学里在意会、感应、顿悟中全身地投入，用整个生命去拥抱世界的欣赏方法也被打破，而只能凭理性的知解力来把握，而理解行为却保持了主体与客体的距离，文学通过审美手段消除主客体距离的目的便不复存在。另外，现代主义文学由于走进了人的内心世界，以人的现实境遇中的种种感受、遭遇、情绪为直接把握对象，面对外在世界的大门便彻底关闭，生命陷进了永无休止的自我纠缠之中而无法解脱，这就使文学寻求出路的意图丧失。

寻求出路反而丧失了寻求的意图，掉进了生命失落的痛苦深渊，西方现代文学未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出路本身就不存在，寻求毫无结果，于是，在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学里，出路的寻求便彻底放弃，面对无望的世界，作家们再也不去作无谓的努力，他们只好认定现实就是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荒诞性存在。西方后现代文学便完全陷入了生活的漩涡，浮向生活的平面，与现实同流合污。这是因为，文学在寻求的道路上总是一无所获，作家们在心灰意冷的状态下，也只好随物漂流，发出无奈的感叹，让理想、追求、终极意义和价值从生存的现实际遇中彻底离开。

后现代文学时代，是真正的人的沉沦时代，人沉迷于现实的随时随地的享乐之中，根本不愿抬起那颗浑浑噩噩的头颅，睁开迷蒙的双眼，去看一看未来世界的景观。在人的眼里，未来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那也是荒诞现在的重复和延续而已。绝望消失后的无望，就是西方后现代文学的特征。荒诞派文学、黑色幽默文学、新小说派、垮掉的一代等都是这种荒诞与无望的现实与情绪本身。文学与生活从超越与被超越的关系变成了同一关系，文学作为人的完美的寻求的神圣性丧失，跌落到了被生活所瓦解的可悲现实。

这是文学的自我遗忘，当然更是人的自我遗忘。人从此无人拯救，因为文学本身就需要拯救。

从《白痴》到《死魂灵》的创作，果戈理都曾受到过官场的影响。果戈理生性懒惰，对官场生活非常厌烦，但又一心想当个中等文人。又由于想得到官职，所以就不得不去巴结权贵，这使他非常痛苦。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

上 编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

人的外部寻找

在这个世界上，果戈理是孤独的。虽然，俄国的庸民世界小丑遍地泛滥，果戈理却不能不感到寂寞。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令果戈理深感痛苦。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囚禁在了一个没有生气、没有活力、没有感情的世界里。他觉得自己的灵魂被囚禁在了一个没有生气、没有活力、没有感情的世界里。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

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果戈理在《死魂灵》中所描写的地主形象，就是以自己为原型的。

第一章 神的世界： 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

本文选自香港《古今中外》

在西方世界中，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是神的世界；在此，奥林匹斯山头的众神和神话、传说与希腊人是如此地熟悉。奥林匹斯山众神的神话，是古希腊文学中最早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分。古希腊文学中很多故事都是根据奥林匹斯山众神，特别是普罗米修斯、赫拉克勒斯、俄狄浦斯、阿喀琉斯等英雄人物，从世界上所有文学的源头，几乎都是从建立神的世界开始的。西方文学的发端，就有一个辉煌而完美的神的世界，这就是古希腊罗马文学。这是处于人类童年时代的古希腊和罗马人对宇宙、自然及人自己的一种特殊的理解和思考方式。那时的人类还处在能力和智慧都极其有限的阶段，生产力低下，人对外界及对自己的把握与认识才刚刚萌动，人不仅过多地受制于自然，同时也受制于自己。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境地，寻求走出困境的道路，即寻求消除自己的有限性，走向完美的自己，古希腊人建立起了自己的神的世界。于是，在古希腊人的神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他们面对神秘莫测、令人困惑的无限大自然的天真与朴素的幻想和解释以及不甘于这种被动局面的勇气。他们勇敢地向威力无比的自然和自然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命运挑战。面对自然，他们虽然敬畏，但不屈服。因此，积极进取，勇敢抗争，大胆追求及富于探索的精神，就使古希腊文学染上了浓重的人本意识和个性意识。在古希腊文化和文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古罗马文学，不仅继承了古希腊文学的精神传统，并且还将这种精神引向了以后的整个西方文学，使西方文学自始至终都贯穿着古希腊文学所奠定的人本精神，在人的自我完善的寻求道路上发展。

一、美丽的家园、美丽的童年

古希腊和古罗马不仅是西方文学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和古罗马所创造的灿烂文化，对整个欧洲文明的建立与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可以说，西方人的整个思想体系和文化模式都来自